

我和我的“书友群”

——赠书、写书与读书

■杨忠义

★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近年来,我经常收到别人的赠书,多为回忆录、散文集、诗词集、杂文集、书画集,还有长篇小说、影视剧本、古典解析等。我喜欢这些赠书,每每到手,必先睹为快,一来作者熟悉,二来内容亲切,“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仿佛他们来家串门,风檐展卷,促膝叙旧,岂不乐哉!

我熟悉这些书的作者,尽管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文化有别,但有一点极为共同,就是喜爱读书,善于学习。读书成就了他们的写作,学习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例如,原海航副司令员、首战一江山岛的老飞行员姚雪森,入伍前只读过几年小学,战争年代里频繁作战、行军,他不忘见缝插针识字看书。新中国成立后在飞行工作之余又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提高了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握过枪杆和驾驶杆的手拿起

了笔杆,锲而不舍,久久为功。2014年,90岁高龄之时出版了166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征程三部曲》(《易水河》《狼牙山》《铁血情》《海空恋》),引起读者关注,2015年,他作为抗战老兵乘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北海舰队原副参谋长、抗美援朝击落两架敌机的战斗英雄、九死一生的杨汉贵,入伍前是个只读过6年书的“割草娃”,退伍后立志撰写回忆录,76岁先学拼音再学电脑,在朋友帮助下,一年多时间敲出来厚厚一本《峰云浪迹》,80岁时正式出版,受到广泛好评。他们的读书和写书精神令人感动,也再次印证了一个早就被印证的道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读书如水,写书如渠,水到渠成;读书如春之耕耘,写书如秋之收获,春华秋实;读书如生灵之吸,写书如生灵之呼,呼吸才有生命;读书如人之饮食,写书如人出心力,不进饮食,心力何来?不出心力,饮食何值?

他们之所以赠书与我,大约是把我看成“圈子”里人,大家书气相投,惺惺相惜,无形中组成了一个“书友群”。他们知道我骨子里爱书,自幼与书结缘,

上学时喜欢啃书,并幻想“作家之梦”。有一次放暑假时,我钻在自家一间小屋内,冒着酷暑高温,写出来厚厚一本草稿,名曰《滹沱河畔》,颇有文艺范儿;高考时第一志愿填写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被录取,后因招飞参军而未去。但几十年间,我始终不忘初心,在繁忙的飞行和工作之余坚持读书和写作,退伍后抓住机会,已撰写、编辑了十余本书和十几部录像片。为此,我也常常自跻此群,也向他们赠书,互相学习切磋,提高文化素养,滋润生活品位,和他们感受着一样的感受,苦闷着一样的苦闷,快乐着一样的快乐。这个“书友群”真好!

回忆我退休后的读书经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谓之“抓紧补读”。刚退休三五年,年龄60岁以前,精力充沛,身体尚健,抓紧补读中外经典名著,弥补被耽误的学习机会,从根本上提高文化素养,“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为写作奠定更好的基础。第二阶段谓之“按需选读”。60岁以后,开始写作,主要根据写作题材需要选择性读书,例如,我写科普读物《飞向太空

500问》时,就选读了《中国航空史》《飞行心理学》《海洋知识》等;写作纪实文学《苏联专家与中国海军航空兵》时,就选读了《当代中国海军》《海军航空兵编年史》以及有关中苏关系的资料等,从而丰富了有关知识,提高了写作质量。第三阶段谓之“快乐读书”。70岁以后,由于身体渐衰,特别是视力不支,难以再读“大部头”,就多读短小精悍书籍、消遣性休闲作品,也时时浏览网页、微信,接受新知识,跟上新时代。

我钦佩古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我崇尚孙中山先生的“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就不能生活”;我折服毛泽东的“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我欣赏著名作家王蒙的“我以我写书为乐”“明年我将衰老,今年我仍兴致勃勃……我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字,忘情于奋斗,忘情于大地,忘情于人民。年龄应该是越积越沉重。但是,我还是想写几篇踏踏实实的作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生活,对得起文学在历史上最珍贵的担当与爱”。

★ 新书推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文清丽的长篇小说《爱情底片》(中国文史出版社)书写的是市场经济之初社会转型时期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小说的主人公汪哲是一名来自西北某部军营的陆军中尉,在京华艺术学院脱产学习。时间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作家曾经亲历的求学时期,这无疑使作品的艺术真实更具有可感性和期望值。

在浮躁中追寻人性美好。在军人汪哲身上,寄寓着作家纯粹的文学情怀。在现实利益与理想追求之间,汪哲始终恪守自己的处世原则,不屈从不盲从,一身风骨抵御诱惑,不忘初心默默耕耘。京华艺术学院是地方院校,本身就是个讲故事的地方,各色人等在纷繁功利社会中很容易显露出本来面目。与京华艺术学院两相对照的,一个是学校对面的国际商贸大厦,一个是地处西北的炮兵某部军营。一边是缤纷而迷乱的现代都市生活,一边是艰苦却充实的永恒精神家园,完全是两种生活两个世界。在巨大的名利诱惑面前,京华艺术学院的有些人迷失了自我,舍弃了操守,甚至铤而走险,处心积虑周旋于文坛大咖、富商巨贾、政界高官乃至画坛名宿之间,完全把文学和艺术当成了某种工具。只是,总有一些人,比如汪哲,坚守自己的本心,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始终保持心底的那份纯净与美好。

在喧嚣中寻找精神皈依。对于军营,作家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在小说中,她笔下的军旅生活生动而沉重。描述炮兵实弹射击,作家这样写道:“十八门加农炮在山根下的训练场上,依次弧形展开。箭在弦上,首发击中目标。尘土飞扬。炮如堤坝。兵如潮水。那浓郁的火药醇香地扑进她的鼻孔,沁人心脾。那十八只火球争先恐后地从雄厚的云海里腾空而起,在洁白柔软的地上,绽出了一片绚丽醒目的葵花。它们先是在空中手忙脚乱地舞蹈,然后化作流畅的弧线纷纷扬扬地飘向深谷。白旗降落,红旗飘扬。”作家以这种极富形象意蕴和修辞色彩的抒情笔调,真实描摹出了训练场上的雄壮阵势。虽没有刀光剑影,但这样的军营生活,足以与京华艺术学院形成鲜明对照。“汪哲一直认为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这个远离都市的团队度过的,在那朴实而美好的激情中,她感到了一种神的光辉照耀着她。”这种感悟,正是作家在生命自省中对军人纯粹而高贵灵魂的由衷赞美,无形中传递

追忆青春芳华

——读文清丽长篇小说《爱情底片》

■孔立文

出了作家对军人饱含的质朴情感。

在迷惘中探寻爱情本真。汪哲的同学江天可谓才华横溢,他从心底深爱着汪哲,但为了毕业后留居京都,却不惜以爱情的名义在几个女人之间周旋。戏剧系美女刘虹与官场上的有妇之夫产生纠葛,最终飞蛾扑火,成为无情的牺牲品。舞蹈系的美少女李安安,表面上清高端庄的刘娟淑,或为了出人头地早日扬名,或因贪图京都生活安逸,在感情问题上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面对欲望和沉沦,军人的爱情尤其显得圣洁淳朴,弥足珍贵。汪哲的恋人张家伦是一名真正的军人,虽然其并不完美,但是他正直善良,血肉丰满,有责任担当。这个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的平凡军人值得拥有纯洁的爱情。在汪哲和张家伦的这段爱情上,能够感受到了爱情原本的真谛和纯粹。

大美中国·日照金山

何永红摄



长征

第4295期



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 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



解放军报